

四
書
改
錯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又大可稿

田易易堂李塨恕谷較

四書改錯三十

記述錯

論語學而篇

程氏曰論語一書作于曾子有子之門人故二人特以子稱

論語作于二子之門在唐柳子厚早有是說要是杜撰無據之言且柳不專以稱子爲辭聖門諸賢別有稱例從來子思不姓曾子不字諸書盡然幾見禮記

家語大學孟子中有稱曾輿者若有子未知何字祇檀弓一書有子問曾子有子之言似夫子有子謂子游未聞檀弓亦有子弟子作也

憲問

此篇疑原憲所記

不稱原思而稱憲疑其自謙故謂憲所記不知憲多稱名亦是稱例如檀弓仲憲言于曾子卽原憲也家語原憲隱居衛史記原憲亡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謝原憲皆不以字而以名豈俱自記者

大學曾子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
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古經文是經經註是傳皆是兩書無有一書而分割
作經傳者如易經有易傳周氏傳京房傳是也書經
有書傳伏生大傳是也詩經有詩傳毛傳韓嬰傳是
也春秋經有春秋傳三傳是也周官經有周官傳李
氏獻周官傳四篇是也自仲長統不曉傳是註因有
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語而朱氏并不曉是兩書
於大學孝經則并以一書而分作經傳是經傳二字
尚不解而可鑿然曰誰記之誰述之乎

若曾子記述大學則自漢迄今從無是說以禮記四

十九篇較之則子思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荀卿
作三年問呂不韋作月令檀弓作檀弓漢文博士作
王制河間獻王諸生作樂記曾子無有也以七十子
所作書考之自子夏作詩傳喪服傳外有漆雕子十
二篇宓子十六篇苴子十八篇王史氏二十二篇甘
子十六篇子夏弟子李克七篇宓子弟子景子十二
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曾子無有也以曾子所傳可
見者計之有孝經一篇立事本孝等十篇曾子問一
篇他無有也獨朱氏一人曰曾子作大學及或問何
據則又云無他佐驗意其或出之先民之言故云則

亦自言非曾子矣。且自言無佐驗矣。乃朱氏自言非曾子。無佐驗而人之附朱氏者。必曰曾子曾子毋論其他。卽大全盧氏於孟獻子節有云。或謂子思作大學。考孟獻子曾師子思。師不引弟言。今公然引獻子語。自是曾子而非子思。則以獻子立于文公朝一十四年。在孔子尚未生。而以爲曾師孔子之孫子思。此真鄉里小兒病疴叫熱之言。而大全載之。三百年來傳誦之。此何世界。然且子思作大學一語。出漢時孔鮒。未必無據。而附和朱氏者。又變盧氏說。以爲大學記于曾子之門人子思。正曾子門人也。史記旣稱子

思作中庸則并作大學有何不可然又不識孔鮒有是說謂賈逵有言孔伋窮居于宋作大學中庸因之明嘉靖間有巧爲作僞者造爲魏政和大學石經本出于甬東豐坊海鹽鄭曉許仁卿家云魏政和中詔虞松考正五經令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小篆八分刻之于石謂是子思作而競傳其書泐至萬曆甲申年南京戶曹郎唐伯元直上其書請頒布學宮而神宗疑之寢奏不行然猶有石刻本裨海續本宋氏大學居疑本傳世不絕幸其人無學動多敗漏如魏史政始中原有虞松較經邯鄲淳鍾會作書勒石之事

然是政始非政和也。政和者，宋徽宗之年也。且祇有邯鄲淳鍾會而竝無衛覲衛覲者，衛瓘之父與虞鍾不同。時經典稽疑，謂據瓘傳，覲以太和二年死。時虞松年十五，鍾會裁五歲是也。然且請頒之疏有云：此本虞松受之賈逵，逵與鄭衆皆各有論說。而逵本獨行。按漢魏有兩賈逵，一在漢熹平間受諸經者，一在魏政始與虞松等同校石經者。前賈逵則去松等遠不及授受而在後。賈逵則又焉得有鄭司農同解大學之事。此狂詆也。乃祇此大學原未嘗錯，何必改補。自二程與朱氏改後而作偽，無忌憚有如是者。然且

前後競改約五十餘改本而竝不敢改曾子記之與門人述之之錯寧狼藉聖經千態萬狀而必不敢稍拂儒者之意竟至于此

章節錯

章節之錯莫錯于大學之分經傳判綱領條目將經文移掇前後與中庸之自爲章次使千百年聖賢所傳之書爲之一變此絕大關係不止錯者但其說浩繁頗費卷帙此一槩不載第存之大學証文大學問大學知本圖說三書以俟好學者推考而已若中庸則偶附二章以示大意餘倣此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三句

主忠信三句

子罕篇

重出而逸其半

此分章錯者君子不重十一字自爲一章主忠信三句自爲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複簡于此者今旣註重出乃不註之不重章而反註之子罕篇以致威重忠信上下相承處齟齬不接或以忠信爲威重之基或以取友改過爲固學之地總無是處此錯註也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泰伯篇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既云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則上章非重出矣此本是一章其記曾子文者以曾子聞子語時特引子象詞以證明之與牢曰子云同一記例其在泰伯篇二句則複簡也今註重出者又不註之泰伯篇而反註之此曾子曰之上以致曾子引經不解何意此又一錯註也

稽求篇曰北齊魏長賢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以參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夫出位謀事而

即。以。思。不。出。位。責。之。則。思。不。出。位。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果。一。章。矣。此。則。以。史。証。經。之。可。驗。者。耳。

禮之用二節

程子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

此分節錯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樂本同原也此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苟細行瑣屑過于拘曲則窒而不行禮勝則離也此又一截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乃若知必和而專于和不事搏節則過曲不可行而過通亦不可行樂勝則流也此又一截也舊註不分節然疏義盡截

如是集註既引樂記禮勝則離八字于註下而分節則以小大由之與先王句作一節不矛盾乎

德行節

程氏曰四科乃從夫子子陳蔡者爾

此與上從陳蔡節另作一章按史記弟子傳于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即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節本統紀七十二人中之竅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顛沛焉得奇材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列門部如此况此時伯牛閔寤輩皆不可考即再求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爲

季康子所名。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十一年尚爲季氏帥師戰清。見于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而隋時皇氏亦曰此記者別記一節。非無據也。

章大來曰舊本德行上有子曰字。大全謂夫子稱弟子無稱字例。則下章孝哉閔子騫已稱字矣。且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子稱之爲德行。其果屬子語。或未必然。然以此爲從陳蔡之辨。則又不是耳。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齋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着明衣而寢
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
當在齋必有明衣布之下

此以改經而兼改禮并改章節尤當急正者考禮並
無齋不可解衣之文且古禮文并列代禮志又並無
寢衣一名在祭典之內又且從來衣製並無有長半
于身之衣據古禮衣長無被土且連裳爲之續衽而
鈎邊今不知有裳與否乃以身半之衣線戾足下既
不能衣之就寢又不能寢而衣之于是無可如何有
強解者曰長祇半身是半截之衣則不特壞經壞禮
并古文詞例亦一併壞盡古詞例有字俱作又字如

恭。誓。十。有。三。年。伊。訓。十。有。二。月。類。一。身。有。半。是。長。身。
而。又。半。之。非。半。身。已。也。不。知。寢。衣。是。被。古。有。明。文。孔。
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其。曰。衣。者。
以。衣。本。被。字。康。誥。衣。德。言。是。被。德。言。繫。詞。厚。衣。之。以。
薪。是。被。之。以。薪。故。衣。是。象。形。下。覆。兩。人。衆夫。世。有。一。
衣。而。可。覆。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被。乎。特。其。又。分。
衣。被。者。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此。則。經。文。禮。
文。字。例。名。例。皆。所。當。急。正。者。

乃。又。有。難。者。曰。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非。必。有。寢。
衣。謂。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也。寢。衣。所。同。長。

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被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故連類記之。今錯解寢衣反以爲前後不接。竟改移此節于齊。必有明衣布之下。且云明衣變食以類相從。褻裘狐貉亦以類相從。則紅紫褻服何以與褻裘不相從。羔裘玄冠何以與緇衣羔裘不相從耶。

作者七人矣

舊以此與賢者辟世四句合作一章。信此則程氏以作者之謂聖。強以義軒及堯舜七人實之爲非是矣。

黃瓊上災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宋書隋書北史凡隱逸傳俱有七人作周語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至合外內之道也

故至誠無息至無爲而成

中庸舊本章節與朱氏章句不同自自誠明始其分性教分天道人道祇在能盡其性與其次致曲兩節下皆合言之故此章三誠者皆性皆天道惟誠之二字屬教屬人道則誠者成已誠者成物正盡已性盡人性故曰性之德豈可與至誠無息分作兩截况大

文顯有故字。天下無章首而可以故字作發語者。舊本以誠者起至無爲而成。判作一截以爲誠者必成已必成物必合仁知外內以爲盡性之性與天道。人道之道則其所以致此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物不猝成而誠無偶至自非本健行之實立可久之業。歷廣大高明以底于有成不至此蓋誠者天下之至一而無間者也。故下截復以一言推之。

子曰吾說夏禮節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

舊本子曰吾說夏禮節合王天下章爲一章以三重是德位時從愚而好自用章來呂氏三重本錯註也中庸聖人之道以三千三百治世其所崇禮必有德有位有時聖人其德也天子其位也今天下其時也夏商非時矣故王天下有三重始能寡過否則災必及身矣何則不信從也

三重鄭註爲三王之禮固謬若如呂氏以議禮三事當之則官府制作與保氏書教皆在周禮六官中焉得與議禮相峙而三若然則禮又有樂不敢作禮樂將四重矣况此從禮儀威儀敦厚崇禮來專重禮教

安容。襍及。又况三重節與愚而節正相反。惟聖人不
愚。天子不賤。今天下不生。今反古。故得寡過。寡過者
正不自用。自專。灾不及身之謂也。今錯註三重將寡
過二字全無解說。乃謂人得寡過。夫以聖人治世。謂
致曲所及。變化有之。未有民物信從而講。蘧伯玉寡
過之學者。陸氏釋文訓三重作德位時。而北宋儒者
尚有德重位重時重之說。豈可以呂氏臆見而鑿然
實之。

遠宗曰。祭統夫祭有三重焉。下卽承以禩獻升歌
舞武三者。此下承以時位德而不及制度考文則

于文例已不合况考據乎

句讀錯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此句讀錯者舊註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雖引君陳篇而自爲詞句如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堯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湯誥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孟子引泰誓有罪無罪惟我在引伊訓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皆非書原文古人引書例類如此若其解則如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乎

其肆皆甚至語故曰美大孝之詞乃自漢晉唐以迄于宋凡引論語文皆如此讀如班固白虎通曰孝乎惟孝袁宏後漢紀曰孝乎惟孝潘岳閒居賦曰孝乎惟孝夏侯湛昆弟誥曰孝乎惟孝以至陶潛卿大夫孝傳贊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宋真宗朝張齊賢奉詔作曾子贊太平御覽引論語文皆曰孝乎惟孝是此一句歷千百年如一轍者自集註改讀而少見多怪反以惟孝之句爲腫背馬矣今學宮諸賢贊詞亦尚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語世曾有過而問焉者乎

或祇問爲政未嘗問孝不得以孝乎二字詰之且書云不句非引書法若乎字則有必不可句者蔡邕書石經以乎作於曰孝於惟孝於可句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

揖讓而升者下而飲者

如此則揖讓屬升飲屬下大無理矣揖讓祇屬升則于下于飲時全不揖讓已自乖錯若以飲屬下則飲在堂下將射禮所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命奠解小射正命不勝者升階取解于豐上而飲之俱作何解且此一飲在禮文明曰作飲曰升飲而乃曰下飲可乎

况此在論語與射義俱載孔子言俱是此揖讓七字
且俱有讀法論語王肅註云此七字連作一句射義
鄭玄註則揖讓而升下五字作句而飲二字又句今
以飲屬下則禮文禮意與前儒句讀之例俱蕩然矣
不止錯矣餘見自爲典禮條

懷其寶而逃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二段

直據理答之
不復與辨

懷寶逃邦兩問兩答皆陽貨與夫子爲主客則日月
逝矣歲不我與下何以重着孔子曰三字是前二答
必非夫子語善讀書者此處便當着眼不然論語此

書失文例矣。此惟明儒郝京山解此極當。郝云：前兩
曰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
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
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
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
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竝非良問而漢高答者。至
漢王輒食吐哺以下，纔是高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
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
三字以別之。千年夢夢，一旦喚醒，可謂極快且貨語。
絮絮而夫子祇五字答不絕之絕，尤爲可念。郝氏解

經多武斷惟此極當然則此當註曰不可三字句曰
字勿斷

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

百世之上自然一讀原不能連百世之下十字作句
然以百世之下連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十一字作句
則又錯矣古文排句有例此二句排出雖略讀而仍
是一氣文例如此所云興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
世之下連下讀則失文例矣漢王吉傳孟子云奮乎
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特增行乎
二字使四字屬上不屬聞者此極善全文例處要之

百世之上下自有以及二字隱然在內。讀者當自知耳。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

既云不待朝貢又云以政事接見不可解虞制五載一朝三載一考績既不朝貢焉較政績况使吏治國則與政尤不相涉乃曰而以政事接見則不以貢見而以政見言甚周章故今八比家則直合九字作句與集註反此實集註不善讀註疏而首鼠不決致有此者據本文不及貢以政是五字句以者與也若據

趙註則謂此是尚書逸篇之辭以不及貢三字句言不待朝貢而自來京師一若天子以政事見諸侯者貢是實字政是假詞此亦未必盡然者乃孫疏據隋經籍志有尚書逸篇似孔氏壁中之殘冊至唐末尚有三卷而徐邈爲之註因信此語出尚書逸篇趙氏必親見故言之鑿鑿而不知隋志所載其書出齊梁之間趙岐漢人所言未必卽所見况敷奏考績亦有定候不必如後世郡國可不時名見得借政事爲抵飾又且旣設治吏則明不聽政焉得反以政事飾世耳目使集註有識則直以政句否則一從註疏尚有

未恰而乃依違胡突全屬首鼠天下有是註法乎則不止錯矣

聞文王作興

作興皆起也 大全
言文王起而爲方伯

此旣襲趙註當于興下註一句字乃又不註明祇作興兩字連屬而大全小註則又合註文一句一似作興皆指文者按趙註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而邢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又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漢王逸註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亦以興字句且正引孟子此文蓋漢

後句讀竝如此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
又初晴稿

樓宅中象明
王崇炳虎文較

四書改錯四十

引書錯

仲弓問子桑伯子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
夫子譏其同人道于牛馬

家語並無此文此見之劉向說苑而註錯引作家語者且同人道于牛馬亦非夫子所譏語

後我后后來其蘇

此商書仲虺
之誥文也

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已見
前篇

后來無罰是商書太甲篇文與仲虺之誥后來其蘇
別是一篇乃云見前篇錯矣

衛君待子

是時魯哀公之十年
孔子自楚反乎衛

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非十年也

不得罪于巨室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
無得罪于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此事見晏子春秋是麥丘封人祝齊景公者劉向作新序錯以此移之桓公而集註又承其錯而錯之一錯堪再錯乎

蘧伯玉寡過

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莊子竝無五十知非之文祇云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其後言孔子亦如之大抵謂人生善遷六十卽變未審六十之所謂是不卽五十九之所謂非也非不是過知非不是改過且是旁人知是非非已知是非且是六十

知五十九非五十知四十九又且伯玉孔子皆六十化不是伯玉一故事惟淮南王安錯讀莊子有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語而集註襲之且不云淮南子而云莊子錯又錯矣今天下皆認是伯玉事且直以知非爲五十典故嗟乎寃至此

楊子拔一毛

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此與楊子何與四書集註補云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可濟也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

墨之治喪

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四書集註補云既註墨子當引墨子節葬篇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苴漏則止矣此真墨子何得舍此引他人書乎且不歌不服何與焉

堯典

虞書篇名今此文乃在于舜典蓋古書二篇合爲一耳

此亦錯者據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以舜典亡其半而其半卽溷合之堯典之中故東晉梅賾獻尚書

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姚方興得古文曰若稽古帝舜
二十八字于大杭頭始攙其字于釐降二女之下慎
徽五典之上分作二典而篇亂矣二典分子二十有
八載帝乃殛落一節已前是堯典已後是舜典特舜
典在月正元日前又脫落半卷略見史記其原文不
可得耳故舜典二十八載前俱是堯典如後漢張純
奏二月巡狩宜遵堯典章帝時陳寵奏唐堯著典告
災肆赦卽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西
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
稱堯典况孟子所引二十八載則正堯典分界處是

二典古文原是二篇。祇因後人妄分，遂致淆亂。並非古合爲一。如註所云也。朱氏于孔壁古文，悉指爲僞焉。辨分合，此在好學者自考証耳。

張文釐曰：史堯紀自放勳至二十八載，中有舉舜降二女與慎和五典。連文則二女五典不得中分。顯然也。但舜紀又有賓四門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節豈二典原兩載其文，蕭齊以誤分而刪其一耶。

神農之言

神農炎帝神農氏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神農之言則豈是農家者流管子有神農數文子所引有神農法故漢藝文志有神農二十篇實有其書若呂氏春秋引其言有云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織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是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致民之利也此則神農之言之可據者

據書錯

學文

文淵詩書
六藝之文

宋人不識六藝祇據周官以禮樂射御書數六物當

之不知此非六藝係晚周言禮者一家之言徧考之
群經無一合者間按其實古有六藝家取先聖所傳
經文而解斷之定之爲六名曰六藝孔子經解有詩
教書教易教禮教樂教春秋教共六教皆以藝名淮
南泰族訓云六藝異科而同道經解六教是也但六
教所解其文甚夥孔子前後各有所遺劉向校其簡
編令其子歆輯成之名六藝略而班固作藝文志尚
得核其數目有云凡六藝一百三家序爲九種其說
有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此在周秦間目睹手輯兼有
編冊可指數竝非儒者一言可以彼我各見爭是非

者是以孔子世家謂孔子成六藝序書質易刪詩定禮正樂修春秋六藝全備而以之教人則通詩書禮樂者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謂通四經者多而通六經者寡也乃自漢以後凡通一經者謂之通一藝儒林傳博學乎六藝之文淮南三術訓篇孔丘通六藝之論皆指六經言自鄭康成與林孝存爭周官得失偏祖周官謬于少儀學記中藝字凡藝文之藝皆註作周官藝物之藝以致徐幹作藝記直實以六物而宋人無學但知彼不知此矣朱註既註詩書又註六藝假古六藝耶則詩書在六藝中焉

得詩書又六藝。今六藝耶。則禮樂有文。射御書數。未必有文也。此皆不識兩六藝。而隨意引據者。况小學習書數。但習其事。未間學其文。若禮樂射御。則禮二十始學。禮長曰能御。幼曰未能御。恐非弟子職矣。

遠宗曰。周官六物並列。顯與經悖。據射義。天子以射進。諸侯卿大夫士。因而飾之。以禮樂。則以射本。藝物。須禮樂飾之。此正與論語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同。是禮樂非射御等矣。况禮運明云。禮者本乎天。殺乎地。達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是射御祇禮中之物。必由禮達。安得有禮樂射御並列之事。

五達道

達道卽書所謂五倫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五達道並非五倫自此一錯據而溥天之下老老小小但知達道五者爲五倫而不知三代以前有真五倫亦一笑話嘗讀孔安國註虞書慎徽五典曰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卽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卽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以至臯陶謨敷我五典周官君牙弘敷五典註皆如此每竊疑之何以同一五倫而六經之註與中庸必不相合豈

五倫有同異乎及讀春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
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
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
五教而杜預註云契作司徒五教在寬卽在此八元
之中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有天合而無
人合而其爲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
恭相左証自唐虞夏商以及周之末季皆只此數是
以春秋臧孫辰季孫行父二人皆賢大夫而史克又
熟于掌故竝作此言卽史五帝紀述古五教亦無異
詞惟孟子所言以戰國人所傳倫類異各推記契教

此不必合一者。且是人倫。非五倫。是長幼有序。非兄弟。有口從來長幼。以官府僚友鄉黨齒序爲言。並非兄弟。故禮運十義。以兄弟長幼。判作四義。則五達道之必非五倫。卽長幼二字。有明証也。是以漢唐儒者。皆在宋以前。竝不知有以五達道爲五倫之說。且亦竝不使孟子人倫。闌入一字。而朱註溷兩爲一。移甲作癸。從此五百年來。直混沌。別出一世界矣。

古經重名實。凡立一名。必各舉實數。不得相混。如管子稱六親。衛石碯稱六順。王制稱七教。晏嬰稱十禮。禮運稱十義。祭統稱十倫。自爲名義。亦自爲部目。雖

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斷非洪範之三德如謂名目小事無關得失宋後不識五倫而君臣父子不絕于世則始皇焚書世何嘗竟絕倫行而千古恨之者正以此名目得失所關者大也

舊註達通也謂道之通行有此五者徐仲山曰此卽道不遠人章君子道四之

道四道缺夫婦耳

章大來曰孟子人倫必不可當五倫者論語以長幼之節與君臣之義爲大倫之二然而以主客爲長幼則明缺兄弟矣五倫何可缺兄弟此與十倫之偏舉長幼不及兄弟者不同

關雎之亂

亂者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既以亂爲樂之卒章而又引史記關雎之亂以亂之夫關雎之亂在漢時原有二說一是理亂之亂謂鄭衛音作正樂皆廢而失節師摯能首定關雎一詩因其亂而爲之理之則理亂曰亂故曰關雎之亂此鄭康成說也一是刺亂之亂魯申公說詩謂關雎本幽厲昏亂衽席無度原是刺詩而孔子輯爲風始與鹿鳴文王清廟合之爲雅頌之始則是衽席缺失幽厲亂也而詩始之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此史記說

也。今朱註但見史記有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八字而不讀前文遂至與已說相悖而亦不知已疎極矣。然且樂章之亂竝無明註不知其所爲卒章者謂關雎爲他詩之卒章耶抑關雎一詩而自有始章有卒章也。解經須根柢始可不錯前儒謂燕禮鄉飲酒禮皆有工歌笙入間歌諸節而以合樂爲一備備者成也。乃合樂用二南六章竝從關雎遞領之遂疑此是關雎之亂考工歌間歌各有三終俱自爲首訖未有前樂以後樂之詩作終章者况二南六章關雎在首不在卒也。嘗按古樂歌詩必前衍後促樂府所云前爲

豔後爲趨者。故春秋傳以商頌那詩一章爲商樂之
首。凡二十二句分作五章。而以末一章六句爲輯之
之亂。輯者促也。聲轉也。周樂亦然大武以周頌武詩
爲首。而武祇七句。亦分作四章。而以末一句者。定爾
功四字爲一章。策書載閔馬父言。至今可考也。今關
雎一詩當分五章。而以末四句爲樂之卒章。謂之關
雎之亂。此如魏文作豔歌本七章。而晉樂判末章爲
趨。此似可據者。但不知何時何所。祇奏此一詩則終
未易解也。若關雎刺亂。則漢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
刺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此皆魯詩

說漢人說詩多本此

誄

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

此又錯據誄文者子路以子病請禱而病者親問則正當以古禱禮對而對以謚誄之誄子路縱不學亦寧不少爲病者嫌乎古有禱禮有謚禮而總名曰誄誄者累也禱者累功德以求福謚則累功德以易名明分二禮但以累功德同故均以累字稱之實則禱曰禱誄曰謚誄故周官大祝作六詞直分五日禱六日誄謂禱誄可稱誄而謚誄必不可稱禱今明日

禱爾而偏以哀死之謚。誅當之可乎。按說文。誅禱也。論語。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也。而孔安國註。論語云。誅禱篇也。徐鍇曰。卽尚書金縢之詞。鄭司農曰。卽春秋傳。鐵之戰。衛太子禱于軍中是也。是誅卽是禱。禱爾一句。卽禱篇之文。註太錯矣。誅一作譎。見說文。一作譎。見集韻。總此一字。

書同文

文書名 大全文
是字形名是字聲

此錯據秋官文而合兩爲一者。按文書名三字出自鄭註。皆訓作字。周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正書同文。

也。故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百名卽百字。若謂名是聲則秋官大行人論書名聽音聲。明以教文字。與譯言語分作兩事。烏得混合。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于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

此據文大錯不可不急正者。經凡言質文皆以質樸與文飾對待爲言。如尚書大傳王者一質一文類並未有言質是本文是末者。惟宋儒楊時錯讀禮器甘

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語謂甘是和之本
白是采之本忠信是禮之本則質是文之本不知質
是質樸文是文飾故可相勝若是本末則未有末而
可勝本者况本是忠信不惟不可相勝宋儒每言文
質彬彬爲三分文七分質幾見行禮而可有三分無
忠信者讀書須讀全篇况禮器亦容易卒讀其云甘
受和白受采忠信可學禮此是質地之質與文質之
質了不相涉質地猶言胚子如調和之家以甘味爲
胚子繪畫之家以白色爲胚子學禮之家以忠信爲
胚子胚子者本也故又曰忠信禮之本也若文質之

質則禮器。明云禮有以文爲貴者。龍衮黼黻類是也。有以素爲貴者。大圭大路類是也。是文素卽文質。文素互貴。卽文質彬彬而乃引質地之質作樸質之質。讀受和受采之文而不讀以文爲貴以素爲貴之文。認質爲本認文爲末。此聖經聖學之厄。而朱氏一引其說。註林放章再引其說。註子夏問素絢章三引其說。註此章而至于棘子成章則直以失本末之差別。抑子貢而其說至再至三。牢不可破矣。錯矣大錯矣。餘見貶抑聖門條。

凱風

凱風篇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婦人不安室則其過已大而謂之過小錯矣此係毛詩說不足據者舊三家說詩有以此爲母過責子之詩故趙氏註此亦祇云責子而不及其他蓋勞苦劬勞古凡勞字皆指父母虐子言論語所云勞而不怨是也大抵引詩相難則必取其相類者惟小弁虐子而怨則與凱風之虐子而不怨者明有關合故同此一過而但以過之大小辨之謂小弁虐子事關廟社凱風止父母不我愛耳廟社事極大失愛事極小虐子雖同而過之大小有異當怨不當怨辨在乎此不

然則孟子明言不可磯不可磯者謂以磯侵水而激水之怒比之母以事責子而拂子之意猶言抵觸不得也。假曰不安室則母自失節何抵觸于子而曰不可磯錯矣。又錯矣。

朝聘

錯據商朝禮諸侯相聘禮爲周朝聘禮見朝廟條
拜下

錯據燕賜謝拜禮爲朝拜禮見朝廟條

千乘之國

錯據甸車司馬法爲成車司馬法見典制條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

錯據職喪禮爲爲位禮見喪祭條

屨無夫里之布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鄭氏謂不種桑麻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
民無常業罰之使出一夫百
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本文是夫里之布夫里皆是布故總承之字若謂里
是布夫是役粟則夫字當句不成文矣考周禮閭師
凡無職者出夫布布泉也謂一夫之口率泉卽今丁
錢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使出一里之口率
泉則不止一家也一夫一家一里二十五家也夫猶

是口稅而罰有輕重祇以無常職者例有他罰而不種桑麻則罰止此數乃其後凡遇民塵不問有常職已種桑麻而概以是取之故曰民塵當無之是此無者無夫里兩布孟子本文顯然而周官司徒又明有夫布里布顧舍此不引反引屋粟夫家之征以亂之夫旅師掌屋粟均人掌夫征塵人掌市布各有職掌卽載師連載亦且三罪三罰竝不相混屋粟夫征特罰案有是耳今但斷以布又安得并案及此

張文釐曰此在註疏總不能解惟鄭註稍有分別或問鄭夫布與夫家之征其異何如鄭答夫布是

算斂夫家之征是田稅是鄭亦明以夫屬布與夫
征異矣。既引周禮并鄭註而又錯真所不解。

食夫稻衣夫錦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
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緇練要經不
除無食稻
衣錦之理

此錯據間傳文者間傳記喪禮衣食變除之節原有
六節今朱註祇引三節又無節不錯間傳云父母之
喪既殯食粥其祇言變食而不及衣者以前文記始
死節有斬衰齊衰文不必贅也乃忽增麤衰二字以
下節所受是成布成布以漸而細則此必麤而未成

布者因卽以麤衰名之不知麤衰卽疏衰春秋以前無斬衰而有疏衰左傳晏嬰居父喪服麤衰孟子告滕文公齊疏之服荀子以齊疏爲齊麤衰是也及三禮繼起別有一斬衰而降齊疏爲殺服且又分齊疏爲二直以疏衰屬斬衰之後齊衰之前謂斬衰父服疏齊衰母服則其所云麤衰者在春秋以前爲父母正服而非變服而在三禮後則祇爲母之正服而並非父與母同變之服今乃增此衰于父母旣殯兩當變除之受服中可謂禮乎

間傳又云旣虞卒哭疏食水飲斬衰三升受以成布

六升。今又改旣虞卒哭爲旣葬以虞與卒哭在葬後也。不知虞與卒哭本有兩節。天子以下卿大夫以上則虞亦變服。惟士庶人不變耳。今合兩節爲一節。則但有士庶而無卿大夫已乖錯矣。然且斬衰三升成布六升。此升數不可刪抹。據禮註自六升七升至三十升皆以成布稱。若止成布二字則何成布也。乃不知緊要公然刪去。至自爲解說則又曰斬衰三升如今漆布一般。所以爲未成布。吾不知宋時漆布是何物。但其所云旣殯食粥未受成布者是麤衰非斬衰也。今忽舍麤衰而解斬衰。或者不熟三禮不識諸衰。

有。公。革。錯。認。簾。衰。卽。斬。衰。耳。乃。間。傳。于。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下。明。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一。氣。讀。下。斬。之。三。升。卽。接。以。疏。之。四。升。受。布。六。升。卽。接。以。受。布。七。升。斬。疏。不。同。名。三。四。六。七。不。同。數。而。乃。以。三。升。受。六。之。斬。仍。據。之。解。四。升。受。七。之。疏。而。不。之。覺。是。攤。書。據。文。祇。見。半。行。而。于。半。行。以。下。卽。邪。視。亦。不。及。之。真。可。駭。事。也。

間傳又云期而小祥食菜菓練冠纁緣要經不除朱註依文抄入之亦可已矣乃大全引朱註自解則又云纁淺絳色則纁與纁類係黃赤色非絳色也又解

卷十一
云小祥以緇爲緣則小祥明云以縗緣並無云以緇緣者且緇非縗并非絳也又解云一入爲縗四入爲緇亦是漸漸加深耳則爾雅止云一入爲縗並無四入爲緇之文惟考工染羽始有五入爲緇語然是染羽不是染縗且是五入並不是四入何故舉手必錯如此